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

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

誤入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於民章注

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

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

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

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卽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

誤 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

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 上端誠則

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 治辨則易一愿慤

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

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

是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

日漸讀為潛潛與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 上偏曲則

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

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 故下安則貴

上下危則賤上

貴猶愛也賤猶惡也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

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畏則謀上

故主道莫惡乎難

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書多方曰

成湯至於帝乙

罔不明德慎罰

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

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立之耳哉

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

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

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弨曰案常常爲當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

執籍爲執力憑籍也有之而不能治之也

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

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

其不能治之也。先講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

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

作則然

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

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

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

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

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古者天子千

官諸侯百官。

赫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

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

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

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矣。

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

夏大也中

原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

之君。

僅存之君。先謙案遂讀爲歷。說見王制篇。

聖王之子也。

子子孫也。

有天下之後也。

執籍之所在也。

先謙案執籍猶執位。說見儒效篇。

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

中。

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內。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

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

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

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

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疆國篇楊注。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

不願得以爲君師

師

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

暴國卽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

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

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

非奪桀紂

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

非天下自去也

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

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去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

天下

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爲弑君子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

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

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

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

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直為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

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行墮之郝說

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眾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為毀注云墮損具義未

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

重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至明

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眾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

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

懸天下如權稱之懸也如輕重也稱尺證反

桀紂者其知慮

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

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

其行之為

至亂也

王引之曰如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不當有之字後人以其類如改其類不

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

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侈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

言惡者必

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

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

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語數也。高注數道窮不

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政至賢時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時四海之

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故至賢時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

妻子桀紂是也

時四海謂以四海為時域或曰時與籌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曰古以時為倚揚注未是。郝懿

行日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

楚語臣能自壽也章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壽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塲保也。凡作壽皆塲之段字。今世俗之爲說者

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

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

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匡讀爲偃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

如偃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偃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偃大自以爲神異也。俞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似因而

致誤注云猶巫偃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

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擄國無擄天下句例亦同

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

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

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

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

而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

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

當別以履樹當刑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楮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幪巾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樹屨代之殺罪以楮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不加刻涅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職吟詠難怪嬰慎子作草纓草與怪蓋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卽怪怪矣共艾畢者共當爲官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翰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鞞以代宮刑也對履楨子作履樹吟詠難怪嬰。殺楮衣而不純純絲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卽楮衣無領卽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爲有虞氏之誅尚書大傳以爲唐虞之象刑竝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極要上蓋脫。刑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刑知之。治古如是是。不然以

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

暴惡惡且徵其未也

徵讀爲懲未謂將來

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

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

今也

今之亂世妄爲此說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

相從者也

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

一物失稱亂之端也

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楊注非

夫德不稱位能不

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

斷其首縣之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

周之大赤卽史記之說非也謝本從虛校作赤旆王念孫曰呂本作赤旆錢本旆作旆旆隣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

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

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

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

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

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

也○紉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

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

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湯

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

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

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

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盪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

言糖張也郭云謂鼓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

盥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

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傳會

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盥謂之糖孟謂之糖蓋揚所見古本如是

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

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故史記貨殖傳適齊爲鳴夷子皮索隱引

大顏云若盛酒者鳴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

之據此知鳴夷以革爲之吳語盛以鳴鳩而投之於江章注鳴

鷄革貴參以揚雄酒賦則鳴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爲鳴夷子

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楮商人用柯文義正土地刑制不

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各以其上物也

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

儀謂風俗也諸夏迫

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

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

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蠻夷戎狄之國同服

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甸服

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

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盧文封外侯服

畿外也禹貢五

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服也斥侯侯衛賓服

章昭注國語曰侯

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

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

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蠻夷要服

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

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

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

齊之地與我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

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墀也終謂世終

朝嗣王也。虛文弔曰曾祖今韋注作曾高顧千里曰終字疑

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

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

此下常有終王二字誤脫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

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王念孫曰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

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下文彼楚越者且時享

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

磨之說也

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

雖正必有差轉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鄒莖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

書揣摩不必無失也。溝中之瘠也。謂有乞之人在溝中則未足與及王

者之制也

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

語東海之樂滿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

龍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

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井之龍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龍戶媧反

曰坎井壞井也龍蝦蟊

○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堯亦同義謂除地爲堯

俗以爲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

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

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

是不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

讓者。讓位也。

敵之名。若上下相親。則無與讓矣。有讓為又也。

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

無隱藏不用之

士。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

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

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

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

後而

是又不然。聖王在上。闢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虛文。弔曰。舊校云。

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

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

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

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

○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

固無

禪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
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
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
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
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
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不易位闕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

案厭然謝本誤厭馬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爲

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

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

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

改制也後世見其改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

定次易遂以爲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
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
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專尊也注非論當爲決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

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天子

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

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

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基極也曼而饋萬舞而進食也都諮行

日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語明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舉而食

泉未詳蓋香草也或曰泉讀爲藜即所謂藜藿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藺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紱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舉而食謂焚香氣歌即更以新者代之○虛

文彌曰案正文舉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爲藜即

所謂蒟蒻菜木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泉傳寫誤遺
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澤卽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
本皆脫誤若水旁作澤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都懿行曰
翠卽翠字下云側載翠並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翠蓋進食人
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藝鼓而食奏雍而
徽與此上下文義同藝泉占字通川劉台拱曰代翠當爲茂
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伐楚考工記辨人作泉鼓王念孫曰周官
大司樂王大食三備皆合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鑿而食
與奏雍而徽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鑿正
釋伐鑿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藝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
九引淮南正雍而徽乎語曰三家者以雍徽言其幣也五祀
作伐鑿而食雍而徽乎語曰三家者以雍徽言其幣也五祀
○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徽乎五祀爲句徽乎五祀謂徽於廟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徽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
徽已飯而祭竈蓋徽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謂
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
吳越春秋作出大於造造管仲云造謂相爲三公左馮翊
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執薦者百人侍
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常乎
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
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酌祠烝嘗及

大禴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禴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甕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簋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待也。居則設

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

仗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則負之而坐也。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言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都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

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出戶而巫覡有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

祀之官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百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墳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

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

祝掌祈禱祥也。盧文弨曰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衛木誤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
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

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
云蒲草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

正以養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
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

今以側為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
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軛錯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鳴中韶護

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
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

齊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三公奉軛持納軛轅前也納與

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鑿以釃軻。盧文

昭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

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
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
大在五等

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口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夾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

作坐道注二夾字竝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

錢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

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

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

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

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

庶人隱窺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也持老養衰猶

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者也

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

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永錫難

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者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

非王念孫曰或說是偷繼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

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

日不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

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

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敵之名一

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

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

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

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

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

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

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

二子之篇。先謙案鬼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

鬼瑣逃之亦以英傑鬼瑣對文。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弄蠹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

以撥弓曲矢中

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

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

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

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

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

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

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

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

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蹕同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

也不能使鬼瓊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瓊自太皞燧人莫不

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

慶作嵬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

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詩

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詩

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

十月之

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尊卑齊
齊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蓋山人耳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

故不掘也

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
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

妨農耕也殷已前平
葬無丘墳之識也

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是不及知治道而

不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

相穿也謂發
冢也胡骨反

凡人之盜也必有

爲

其意必有
所云爲也

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

虛文昭曰
下足字衍

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
得中

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
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

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揚說非也當厚蓋富
厚之誤倅謙勝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

故盜不竊賊不

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

刺楊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
王制師古注曰刺採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
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

非有異

義也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

郝懿行曰吐者棄也黠類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膾非聖世之事

也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

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

拾遺蓋必申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衣食足知

榮 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象以為樹

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 犀象以為樹

樹之於瑤玕龍茲華覲以為寶瑤玕似珠崑崙山有瑤玕樹龍

曠中也 瑤玕龍茲華覲以為寶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

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湖鴈負茲爾雅

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

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瑤玕龍茲翡翠珠

璣莫落飾飾萬民被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

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寶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髭同。郭慶藩

日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寶

於珠玉之閒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

十九年傳所謂龍輔爲玉名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

也楊訓實爲實於棺槨失之

謙詳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

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行曰詭者責也言用人冢墓以求利

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

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也俞樾曰詭疑說

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

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爲羞非畏罪責也夫亂

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

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故百事廢財物誦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

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

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

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讓焉又雖此僂

而薤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薤哉

不可得葬薤而不發

彼乃將食其肉而

斲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拍也亂今厚葬故拍也是特姦

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

姦

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湖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存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

○盧文弨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

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爲

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

德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

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

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鳥路反下同

曰若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

求不鬪必不得

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

以其辱之爲故也

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

今俳優儒狎徒罵侮而不鬪

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遠同言此倡優豈速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

哉謝本從虛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遠或言庸鉅或言何遠其義一而已矣觀觀齋楊讀鉅爲遠而云豈速遠然知失之虛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然

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

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

水滿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

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鬪

不知宋子之論者也

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鬪

知宋子之論也

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

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

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

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

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闕也揚子
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噤。盧文弨曰上云說人以勿
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
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
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唵說文口部唵
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唵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
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
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
歟

不知其無益則不知

不知此說無益是也

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

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

將以爲有益於人則

與無益於人也

與讀爲預木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弨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

其迂余謂與讀爲舉轉黏澗離韻見舉皆也。魏游鑄煇針此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則得大辱而退耳

說莫病是矣

木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

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卽大中也說見致

士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

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

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

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王引之曰是非

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亂淋結帥結附沒不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
聖王以榮辱爲人

文兩是非字而誤

以見侮爲不辱哉

是有兩端矣

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

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

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

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

形執謂執位也

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

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汗侵

汗穢行也侵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

犯分亂理驕暴貪

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梓搏

梓持頭也搏搏手擊也

笞臏腳

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脚字臏腳謂刑其膝骨也鄉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

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刑禮以臨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臨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

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

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

人也。王念孫曰後說也是也周官掌戮殺王藉靡舌縛藉見凌

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縛藉也才

夜反靡繫縛也與靡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

連繫也舌縛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

下謂辭窮亦恥辱也

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

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

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

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

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

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上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曰

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職難以成俗即以

為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

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爲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

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

聖王之法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埤塗塞江海也以焦僂而戴太山也

埤塗以涂壘埤也焦僂短人長三尺者虛文昭曰蹟蹟跌碎折

不待頃矣蹟與顛同蹟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蹟者偃仆也

不知顛乃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

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

所本俞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

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

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

欲寡少爲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

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爲

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儼齋賦鑑本己之情三

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陸觀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爲欲多

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王

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是也。則入欲難烙沐憐。乞財社獻。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不欲綦

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

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

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

殺損也

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
罰之殺滅也所介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

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

以人之情爲欲
多故使德重者

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
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

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

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

莫大焉

如宋子之說
乃大亂之道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嚴讀爲儼好說自
喜其說也好呼報

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文曲文章也
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

王念孫曰成文曲義

云文典文章也詩賦雜文亦
篇也規箴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然而說不

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十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弟二十三今升
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

量力衡反○先謙案宋台州本
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

爭則亂亂

則窮

窮謂計無
所出也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

有分然後欲
可養求可給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

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
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

能長久是禮所

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

○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盞說文

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
醴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
似故盃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
又曰鬻醢羹五味盃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
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
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
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疏

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
貌古貌字椽額未詳或曰

椽讀為達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遷言屋宇
深遂懸遊也第牀棧也越席剪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

窗也先謙案宋
台州本注縣作綸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

別曰先謙案史記禮書作
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

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
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

芷所以養鼻也○盧文弨曰畢芷說在上篇史
記禮書作臭茵臭亦皋之誤前有錯衡所以

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

正論篇龍

旗九旂所以養信也

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繆繆繆元旗正幅爲繆旂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

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弨曰注正幅爲繆宋

本繆作繆元刻作繆皆誤今改正元刻繆旂作繆旂與今爾雅

同繆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段借

古多借信爲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

楊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寢兕謂武士寢處持

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

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麋劉氏云畫

虎於於鈴竿及楯也○盧文弨曰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

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

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

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
輪兩旁也寢伏也天圖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
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敷此段
若膺蛟韞韞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盧
說蛟韞文昭曰史記蛟作蛟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腋之誤
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絲末末與幣同禮記曰君羔幣虎
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

爲辟亡狄反。○盧文

昭曰絲末史記無

彌龍所以養威也

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軾之末爲

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

衡軾。○盧文昭曰彌卽說文之麋廣韻引說文云麋乘輿金耳

也。讀若澠水一讀若月令麋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

廣說爲得之繆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

伏軾龍首衡軾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軾當從史記注作

衡軾爲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爲交龍

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

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

注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倍至謂倍加精至也

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

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昭曰史記倍至作倍至先謙案倍

當依史記作倍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

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

以養生也

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

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昭

曰此注舊本有贖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

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

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

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

也○郭嵩燾曰川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孰知夫恭敬辭讓

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

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

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

也

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

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

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

出死要節若

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

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

也

苟怠情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

情讀爲儒言苟以怠情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

危也○盧文弨曰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懦是也此與勸學篇

居

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

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

亡

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

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

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類

君師者治之

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

人偏亡謂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

也所以奉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諸侯不敢壞謂不祧

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壞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

也別子若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

盧文弼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郊止

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而社止於諸侯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除並不合祭

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

社地主也孝經緝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爲

社以報功也案止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

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

夫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

距亦作略司馬貞曰略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僚謂

當是道誤爲距傳寫又誤以距爲略耳○盧文弼曰史記集解

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啗二字皆非也彌蠟觸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蓋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啗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及者羣及也說文弓啗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啗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士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導與禪通則亦與羣啗通而啗又與禪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啗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羣通導及卽羣及是也大雅蕩篇羣及鬼方爾雅羣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啗啗作啗從啗得聲是啗與啗古同聲故鄒本作啗卽啗之異文也啗與羣古亦同聲故鄒木之啗及卽詩之羣及也錢以函及爲羣及非也函訓爲容非羣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啗字本作啗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啗故經史中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字多譌爲函韻辭韻賦韻若

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

○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故

有天下者事十世

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

有一國者事

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古者十里爲成成出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

廟也○盧文弨曰注菜俗間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

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勣

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祭法所謂適土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案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

牲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

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弨曰

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大羹禘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與享同四時享

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

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

也祭月祭也齊讀爲嗜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弨曰大戴禮齊作嗜

史記嗜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齊讀爲嗜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

倍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躋疑卽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嗜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嗜字耳貴本之謂

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耳貴本則溯追上古

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

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尙

玄酒也俎之尙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

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益通言之

利爵之不醯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

醢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

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柩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醢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醢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侑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

一也

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醢子而迎於曲禮云齊戒

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俞樾曰齊當讀爲醢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醢子而命之迎未發醢者未致醢也先謙案孔大賂之素未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

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大賂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

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後之美素車之乘麻
繞緝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王
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轎司馬貞曰轎音稠謂車
蓋素帷示質也。盧文弨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
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
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末素末一事素集一
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
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帶之段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未與帶
同禮記曰君羔帶虎犢鄭云覆笄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
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幟幟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
戴合集者幟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
作是用不就足也故得讀爲幟爾雅釋訓幟謂之帳釋文曰幟
本或作幟是幟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
麋就郭注曰就駮也然則以就爲幟猶以就爲駮矣史記禮書
正作素幟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
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旣成服乃
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
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不文謂無曲折也禮

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

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卽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謂縣鐘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爲夏也。○盧文弨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與鞞。鞞。控。楫。相。儼。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糠。膈。彼。作。鞞。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拊。膈。鳴。球。則。又。借。拊。膈。爲。夏。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尚拊膈。句文誤。倒耳。尚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鞞。與磬同。拊膈作拊搏。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尚書大傳曰。古者帝凡禮始乎稅。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凡禮始乎稅。成平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素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据增郝懿

行月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敏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
孟子於人心獨無校乎趙注校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敏成乎
文飾終乎悅快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

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

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

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

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

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

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先

謙案貳乃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貸之則喪張參立

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貸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貸爲衣立
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本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
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

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

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殺亦脫略是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

終始相應也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王念孫曰以猶而也擬說言至

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天下從之

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

不能測也先謙案測史記誤則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

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

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

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先謙案史記理竝作貌慶作曠故繩墨誠陳

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

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

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

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足謂無闕失方猶道

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麟身麟胡不眠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

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

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

易猶能慮能固加好者焉

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荀書奪之

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爲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

斯聖人矣

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

東西南北無窮聖

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

宇宮廷也

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言驟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

人有是士君

子也外是民也

是猶此也民民氓無所知者。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

城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視攸繼劉澣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

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騷騷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

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

方皇讀爲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爲決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

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

也明者禮之盡也

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

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

之謂也

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

謹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

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君子之道禮義之

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

以事其所隆親乎

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闕穀於菟之

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般濼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

以致重其親是其所隆謂君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以其一死不可

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

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

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

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

瘠薄君子賤野而羞

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

牙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

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

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

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

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飢婦神祀姓仁字禮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

三也楊

注非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斐斐文章之等以

敬飾之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造車所苞造奠也斐

斐當爲斐斐鄭康成云斐斐棺之飾也斐以木爲筐衣以白

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翼柳之材鄭云必先纏

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

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纏紐六齊五采五貝黼斐

二黻斐二畫斐二皆戴圭魚黼拂池君纏戴六纏披六大夫以

下各有差也。虛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木作衣食元刻於

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文念孫曰虛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

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鉉辭識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婦

儀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

縞衾士緇衾也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

造奠也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

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釋曰賦

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

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

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

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

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

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翻端辭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

猶合也聚也音語三屬諸侯章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

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

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遺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棺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

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殮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殮之今

昏殮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絲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

郝懿行曰按緣身

今俗亦有此語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

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

謂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

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常爲

本失 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

君父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

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

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絀讀爲注江續即

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爲絀絀苦化反以爲難字非也

俞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

閔既多鴟鴞篇需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

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

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相厭也 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

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備豐足也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爲備家郭嵩燾曰備

家不詞當卽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除然後告遠者出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

三月者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損減也

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

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然後月朝卜

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

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都

茲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

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當是時也其義止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

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畱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

設器用飾死者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三月乃能備也

喪禮之凡

凡謂常道。虛文。引曰。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

變而飾

謂殯。殯。每加飾。

動而遠

禮記。子游。

云。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久而平

久則哀殺。如平常也。

故死

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

介則翫

介與適同。

翫則厭厭則

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

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

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

遂成也。適則懼敬不成也。

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

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

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

憂戚是反也

是相反也。

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

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

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替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詩。禱。

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
雞廬也禾香也是時爲帝者也調經帝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
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論語林篇云早歲
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論語林篇云早歲
物部十引馮衍詔鄧禹賡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
更爲適者也禮記檀弓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
時代皆更也助如禮記檀弓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

奉吉也纓衰哭泣憂戚

曉文義而妄改之也纓惡對文飾哭泣

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纓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纓衰
一事不得改纓惡爲纓衰也下注云立纓衰以爲居喪之飾則
楊所見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

寃治

寃讀爲姚姚治妖美也

其立纓衰也不至於瘠弃

立纓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

自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

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法反中流禮之中道也

故情貌之

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

期當爲斯

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

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孝子

之真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盧文弨曰注演門未詳

故說豫媿澤憂戚萃惡是吉

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說讀爲悅豫樂也媿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頤同惡艱也惡

也發見也。

王念孫曰媿讀若問媿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媿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

則免蕤鄭注免新生者蕤乾也釋文免音問媿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蕤猶此文之以媿澤對惡萃也楊讀爲媿媿之媿分媿

澤爲二義與萃惡不對矣

歌謠傲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

者也

說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讖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盧文弨曰案

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論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蹠蹠而諦竝以諦爲啼

芻豢稻粱酒醴餽鷺魚

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餽鷺菽藿喪者之食。郝懿行

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菽食者尙何與烏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爲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

食也餽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卽涉上酒醴而誤俞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餽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屬吉餽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餽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餽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尙未倒故以餽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卑

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

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

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齋同卽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

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弨曰

注鄧總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祿菴衣冕諸侯元菴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

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爲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爲界統界卽今弁字弁統

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

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

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

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爲卑統之誤說文竟冕也補文作弁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爲卑則後人亦必改爲弁矣

疏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

情發於居處者也

茨蓋屋草也屬茨合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

者既葬柱楣塗廬也

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

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

也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

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

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

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闕類而長比附會也

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

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

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

之在。都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

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絢也僞卽爲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

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

起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偽合矣

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也

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

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

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

如亡如存終始一也

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都蓋行曰案禮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

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

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

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

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事存

可知此文之謬

當據以訂正 始卒沐浴髻體飯哈象生執也

儀禮髻用組鄭云用組束髮

也古文髻皆爲括體謂爪撻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

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

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

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爲栗濡溼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

末世多不備禮也。虛文弔曰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

管輅傳筮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批耳古批作比漢書有

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都鼓行曰批

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蠟蠶爲

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充耳而設瑱士喪禮

字依正文作律亦不必別出栗字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

續鄭云瑱充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

耳續新縣也槁骨貝也術法也

前說象其生也此已說褻衣襲三稱緇紳而無鈎帶矣緇與搢

下說反於生之法也同扱也

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

設鈎也褻衣親身之衣也上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

算設鈎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

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弔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王念孫

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設掩面僂目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

先謙案宋台州本作設掩用練

帛廣終幅長五尺僂與還同統也士喪禮僂目用緇方尺二寸

經裏著組繫幘讀如榮繫與還義同髻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

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

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

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夏祝幣餘飯用二鬲。縣於重。冢

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

也。士喪禮祝取銘置於重。案銘皆薦器。則冠有蓋而毋緇。謂陳

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蓋而毋緇。謂陳

明器也。簋冠捲如兜。釜也。緇。箱髮者也。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

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釜加首之形。而無箱髮之緇也。釜

之言蒙也。冒也。所以舊無虛而不實。士喪禮。糖三醢。醢。厨。廡。二

后首。莫侯反。或音冒。舊無虛而不實。醢。酒皆有鬻。蓋喪禮。陳鬼

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舊曾

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弨曰。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

見既夕篇中。鄭云。有篋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

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珠不加功也。瓦

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

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遊無歷也。味

當作沫。沫。醜也。都。益。行曰。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爲納。內者人

也。入卽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爲川。用字於義較長。

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
用者是內卽用之譌注前說非
笙竽具而不利琴瑟張而不

均鄭云無宮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輿謂輿也馬謂駕輿之軌

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輅
四綽二碑夫人葬用輅二綽二碑士葬用闕車皆至葬時埋之

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

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郝懿行曰
徙者逐也象徙道者謂如將逐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

了未略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

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額形也言但有形類不加
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

之意金謂和鷩革車輶也說文云輶所以引輅者也杜元凱云
輶在馬背或曰額讀如遺像也今謂畫物爲額下額皆同義○

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開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輶舊
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卽小雅蔘蕭所謂笙

革也說文鑿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宣文作
鞞又鞞作鞞鞞字爾雅曰鞞首謂之革故曰金革鞞鞞鞞以金

爲和鷩失之又曰革車軼也宋本鞞譌作鞞
今本譌作鞞虛又改鞞爲鞞皆與金革無涉象徙道又明不用

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類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

盤匱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祿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壙其

類象室屋也壙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類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選棺椁其類

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弗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

之弗郭云以韋鞮車鞮及後戶也○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椁所

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輶之音譌輶象

非衍字拂與弗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

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弗棺上因以爲飾

也禮記問喪爲鍾斯當爲筭纒聲之誤此誤正同俞樾曰版者

車輻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

朱左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滿屏騎塵泥也廣雅釋器

曰輶謂之輶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

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揚云拂卽弗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第報字從良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良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爲當磨而古或借爲鞞廣雅釋器鞞謂之鞞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鞞之斯卽輿革前謂之鞞也惟其在前故繫於鞞也此以版蓋斯拂故言版卽鞞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斯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斯字本當作鞞而借用鞞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入珠齒依鞞則借用鞞者習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故字無鞞絲當縷斐其得通耳乃勒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類以象菲帷疇尉也

無讀爲撫撫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

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記曰畫髮二皆載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驚讀爲魚謂以劍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菱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非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爲扉戶扇也轉讀爲帳尉讀爲尉尉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撫者柳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韠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騶風結野鱗老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覆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綱注荒帷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

謂之荒亦謂之幃幃即素錦褚之褚幃皆所以飾棺也
象幕幃在下象幃故曰其象象非幃幃也則宮縫人掌縫棺
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
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幃幃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宮傳曰
荒有也爾雅曰幃大也有也是幃與荒同義幃從無聲荒從荒
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幃猶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夫東爾雅
注引作遂幃大東禮記毋幃

毋放大戴作無荒無傲矣抗折其類以象椁茨番闕也

禮陳

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
寔事畢加之壤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扞也茨
蓋屋也椁茨猶堅茨也椁莫于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闕謂門戶
塞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
於椁茨藩闕也、盧文弨曰舊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
本注引七喪禮多脫誤今補正

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

其形體也

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

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誼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
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
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
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對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

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

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

刻損滅附增益也墨墨子

之法惑謂惑亂過而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糲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

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

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因以飾羣

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羣別謂羣

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爲敵○謝本從盧校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爲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爲敵亦通先謙案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

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

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

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

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

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

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

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也

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議兵篇

越月踰時則必反

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

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踟躕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

小者是燕爵猶

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

燕爵與鸛雀同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

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

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

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

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

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若駟之

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

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

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

懿行曰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

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問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

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

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

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

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總小

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開開也古竟反情在隆殺之開也上取

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

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思字

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思字衍去之下思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

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是百

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

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

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

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

亦可乎。鄭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

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

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子者固有

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

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

亦當作君者涉上禮梯君子之文而衍于字耳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或謂哺乳之也養

日作食者是也下文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

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

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

之至也

由進之耳

各止祭一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

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
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
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
意慕之積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
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
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
云此皆據土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
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曰大之也重之也所
致隆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

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

至所

厚至親將從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
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王引之曰繇讀爲遙邈見於繇之字多
繇與繇作之繇解之辨繇繇之繇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
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
連讀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
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
謂所待之期也事喪且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
祭者遲也繇繇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

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

之誤也情慕滋彌幽者斷辭辭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吧僂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

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嗛情

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悒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

然不足則所 **悻詭吧僂而不能無時至焉** 悻變也詭異也皆謂

見本已誤 **悻詭吧僂而不能無時至焉** 變異感動之貌吧僂

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僂吧也郭云嗚吧短氣也言人感動

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悻音革吧音邑僂音愛

○盧文弨曰吧宋本作吧案爾雅作吧陸德明釋文作吧烏合

反今從元刻作吧郝懿行曰悻與革僂與詭竝同僂變也革更

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悻僂皆變動之貌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

吧僂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爲義

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悻詭而有所至矣 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

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

也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 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

案屈然已則其於志

也 **意之情者惘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 屈竭也屈然空然

也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

禮節又闕然不具也 **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

禮節又闕然不具也 **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

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謂

祭禮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

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宮

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

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

武洵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悻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

廣言喜樂哀痛致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箭音朔頁達曰舞曲名武

洵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箭象卽左傳之象簡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箭象

之閒不當有箭字疑卽箭字之誤而衍者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

所以爲悻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

因於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悻詭

動也

其所敦惡之文也

帥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

方言七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敦與諱音義同

卜筮視曰齋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

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

視日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

而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楨於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欲饗其祀然也○王念

孫曰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

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

脩自宮至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

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按祭尸取菹擗於醢

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擗於鹽振

祭嗜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嗜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

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醴也○俞樾曰案特

性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眾賓長又行

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

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

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

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主

人有尊如或觴之

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

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

此禭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狀類

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